

## 頭家

林太太是外地人，六十歲，看上去就是個溫和開朗的歐巴桑。她和丈夫五年前就搬到我們鎮上，但其實鎮民們跟林先生不太熟，一般外出置辦什麼事情都是林太太的活，也虧得她態度熱情謙遜，不到一年就跟超過半數的住民混熟。

某一次聊天的時候，我問起了他們搬來這偏遠鄉間的緣由，而林太太也很自然的說了，就像一家人在閒聊談天。

她說，林先生七年前甫慶祝完他們結婚二十周年，就出了些狀況，檢查出有輕度的阿茲海默症，原來好強的林先生不斷遮掩自己不尋常的症狀，拖了好些年才在那時爆發。

接下來兩年內，他的病況時好時壞，反復發作接著就是惡化，試過好些方式卻只能稍稍延緩病程。

他匆匆辦了退休，甚至瞞著林太太將身後事都打點妥當，夫妻倆因為這事而發愁。

對未知的恐懼消磨了他們的耐心，吵架、口角變成家常便飯，孩子們甚至偷偷的問了林太太，為什麼原本相敬如賓、舉案齊眉的模範夫妻會出現如此反常的行為？

這一天，林先生清醒的時候，林太太邀他出了趟門。像年輕人一樣，看了結婚以來第一次的電影、吃了第一次的大餐再第一次牽著手看夕

陽。

她拉著林先生的手說道：「頭仔，咱也老了。你退休了，我也沒有工作，阿智跟妹仔都成年了，你看……」

林先生打斷她的話，「不過我就是會怕啊！我怕拖累孩子、我怕拖累妳，妳已經辛苦幾十年了，我……」

「頭仔，人家說嫁雞隨雞、嫁狗隨狗，我這輩子既然嫁給你，就會和你一起撐起這個家！我的意思是，咱兩個人找個鄉下地方，有我陪你過日子就好了。」

隨後，他們把在外地求學的兒女叫回來，開誠布公的談了一整天，兩個年輕人回絕了父母留給他們的生活費，只說會自己想辦法。

甚至還幫爸媽找了東部一個清幽的小鎮，也就是我們鎮子，親自來替他們安頓好了才回去，這就是林太太夫婦搬來這的始末。

噢，忘了提到，我是鎮上衛生所的護士，因為林太太搬來半年左右時幫忙托育了我家才半歲的小鬼，才打熟的。而我現在正在去她家替她和林先生作例行檢查的路上。

「伶俐阿！唉唷，阿弟仔不是吵著要出去玩？妳怎麼不趁著這次連假帶他去走走。都說了我跟阮頭家很好，不用來了。」

伶俐是我，而阿弟仔就是我家那個兔崽子，今年五歲，因為那段時間的托育，跟慈祥的林太太很親。偶爾我也會捎上他來看林先生跟林太

太。

「說什麼呢，又不完全為了妳。我先生出差沒空，再說也不能孩子要什麼就給什麼，會寵壞的。」

一腳踏入暖色調的室內，林先生坐在客廳泡茶，雖然消瘦了些卻看得出精神不錯。

「林叔，今天精神很好呢，可惜沒帶阿弟仔來給你看看。」

林先生擺了擺手，遞一杯茶過來，「今天又麻煩妳啦！先喝杯茶，歇一下。」

我爽俐的接過茶杯，一飲而盡，開始一個月一次的基本檢查。

令人開心的結果，林先生夫婦倆的生理狀況都不錯，告別前林太太還塞了一包自己醃的鹹豬肉，讓我給阿弟仔加菜。

匆匆又是半年過去，日復一日的平淡生活，偶爾聽一下村里的姑孀茶餘飯後聊些什麼，幫愛搗蛋的兔崽子置辦上國小要用的東西。

這個清晨，隔壁王家養的仿雞還沒充當免費鬧鈴前，放在床頭的手機先一步叫醒我，連帶我身邊呼著輕微鼾聲的男人也被干擾到。

「喂，甄伶俐，哪裡找。」

電話那頭傳來林太太緊繃的聲音，讓我睡意全消，「伶俐阿，是要怎麼辦？阮頭仔不見了啦！」

開燈、盥洗、換衣服順便搖醒還在床上裝鴛鴦的丈夫，把孩子先寄在

鄰居家後兩人動身前去林太太家，然後撥出熟識的王隊長的電話

「伶俐，出了什麼事嗎？」

王隊長聽完事情經過後也開始安排人手搜索，一方面我們也到了林太太家。

從認識以來第一次看她如此驚慌失措，溫了杯熱牛奶，我陪林太太坐在客廳等消息，丈夫坐不住也加入外面那群搜索隊伍的行列。

手機在大理石桌面上跳起舞，我們兩人一起被這聲響弄的一驚一乍。

「喂，伶俐，妳開車帶林太太來醫院急診室，林先生找到了。」這是我學姊的聲音，所以說在這鎮上，每個人幾乎都認得彼此。

於是我們又趕到急診部門，看見林先生臉色紅潤的躺在病床上，生命徵象穩定。

瞬間，林太太無力的跌下，我跟學姊合力才不至於讓她直接撞擊地面。

王隊長、丈夫、學姊都圍過來走廊上的坐位，由王隊長先開頭。

「林先生在離家好幾公里外的縣道上被發現的，看到人的時候已經失去意識，穿著有點單薄，好險是沒車的時段，不然後果不堪設想。」

學姊接著說，「林先生現在生命徵象穩定，沒有太大的問題，等點滴滴完清醒了就能回去了，有可能是走到沒力加上輕微失溫才會路倒，只是回家之後要注意預防類似的事。」

林太太一一謝過後，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上，我看著醫院天窗透進來的朝陽想了五分鐘，決定打電話跟所裡請假，值班醫師大概也聽聞消息了，只是唸了兩句。

我這整天的行程就剩下陪林太太用中餐，等林先生醒之後又送他們回家，然後接了孩子再回自己家。

大概兩個星期後，阿弟仔支氣管肺炎住院，我跟丈夫輪流看顧他。傍晚我到醫院去輪替他時，在醫院門口遇見林太太。

她看起來一如那天的倉皇，抓著我的手就是一樣的話，「伶俐，頭仔又跑不見了，我只是去拿藥，讓他等一下而已……」

我知道自從那天後，林太太有在林先生身上綁了一小塊牌子，寫著聯絡資訊、姓名等等，遂先安撫她，告知義工們幫忙找人。

我跟林太太走到醫院門口時，看見十字路口上林先生彎下腰好像在撿什麼東西，林太太出聲喊他也聽不見。

等他終於撿起來露出滿足笑容，對著林太太喊「阿娟」，而我們也飛奔到離他不到十公尺的地方時。

「轟！」一個巨大聲響，一輛遠處疾駛而來的轎車就這樣撞上臉上還停駐著微笑的林先生。

「頭仔！」林太太刺耳的尖叫聲和剛剛的撞擊交織在耳裡，但我不能杵在這當人形障礙物，我早一秒動彈，林先生就多一秒生存機會。

我推開下車察看的駕駛，蹲下身量林先生的脈搏。

心整個涼了，皮膚溫熱，但沒有脈搏、呼吸，額頭不規則形狀讓我直覺這是顱骨骨折，還有什麼能做的？肯定還有什麼能做的！

我不曾質疑過自己的專業，但現在看見一個認識的人，前一秒還活生生的人，躺在面前，突然所有的知識都被擊潰了。

「甄伶俐，妳在幹嘛！還不快點幫忙把傷患移上擔架。」是那天急診室的學姊，她背後還有一票醫護人員，大家都在做自己應該做的事，只有我像個障礙物一樣僵硬不動。

「是。」

於是，全部處理完後，再一次在急診室裡，只是我看顧的是昏厥過去的林太太。

急救無效。

我非常確信在場沒有人不想救回林先生的。在這個人人認識彼此的小鎮，連小貓偷跑都能麻煩王隊長下班幫忙找回的小鎮，失去林先生在每個人心裡多少都留下一些陰影。

而我還在想，等林太太清醒後要怎麼向她開口。

也許過了幾個小時，在我快要睡著的那一刻，林太太張開眼。

「頭仔有來看我最後一面了，他說他很抱歉，不能等到我跟他一起走。」她講到最後已經是泣不成聲。

我並不很相信這樣的事情，但這是林太太的親人，她能夠接受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。也只能伸出手，握住她的，讓她好好哭一次。

林太太在本地火葬林先生之後，帶著他的骨灰回中部去了，她留下姓名住址連絡方式，說好以後可以寫信來往，或許我有空還可以去中部探望她。

鄭秀娟，很美的名字，幾乎可以讓我回憶起他們那個大時代的台灣女性。

也許不會再見到她了，也不曉得我紀錄下的這些事有什麼用。

但是每次只要聽到阿弟仔唸起好吃的鹹豬肉、會泡茶的阿公和哄他午睡的阿嬤，就會想起某次到他們家時，見到林先生和林太太坐在庭院泡茶的樣子。

那是用大半輩子培養出來，比茶韻還濃厚的感情。